

长篇传奇小说

悦城稻香书系之二



语文出版社

长篇传奇小说

倪城稻香书系之二



倪城稻香 著

● 华文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戒毒大农场/饶城稻香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10

ISBN 978—7—80241—328—3

I. ①戒… II. ①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7906 号

JIEDU DA NONGCHANG

戒毒大农场

饶城稻香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异 16 开本 17 印张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戒毒大农场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神秘的紧急任务 · 1

特殊动员 · 4

480 名吸毒人员 · 7

毒瘾发作 · 9

贝壳山谷地 · 12

缉毒警官的对话 · 15

天人共泣 · 20

“他们都算得上人?” · 25

第二章

亲人贩毒 · 31

“一条疯母狗” · 35

离家出走的新娘 · 37

夏日 · 42

十年 · 45

惊弓之鸟 · 48

第三章

简易戒毒宿舍 · 52

戒毒大农场 · 54

煎熬 · 58

失踪的强奸犯 · 63

审问 · 65

多了一个女儿? · 69

吸毒者的角色思维 · 72

2

第四章

毒瘾发作的少女 · 75

火山 · 艾滋病 · 78

禁毒大队长爸爸 · 82

男人用心脏怀孕 · 87

采茶姑娘 · 91

第五章

迟到的父亲 · 95

相见 · 97

母亲上吊 · 100

患难 · 104

少年的约定 · 109

“妈!” · 112

第六章

痛楚的春梦 · 116

大头饭 · 120

罂粟花海 · 125

让人心惊肉跳的吸毒村 · 128

意气风发 · 131

陌生男人的电话 · 134

“这不是你的爸爸” · 138

3

第七章

抬走派出所长 · 144

德科! 德科! · 149

拳脚 · 154

到底是谁的核桃 · 161

索钱锯腿 · 166

接案 · 172

孤斗玉耗子 · 180

第八章

糖衣 + 炮弹 · 187

心愿 · 194

捉拿悍梟 · 197

- 交代隐情 · 202
- 夜总会里的真相 · 206
- 心痛 · 212
- 吊桥伏击 · 216
- 失去的兄弟 · 219
- 千年大梦 · 223

第九章

- 抱病出战 · 227
- 塔信的猎枪 · 232
- 神秘蜂箱 · 237
- 老黄被捅了 · 240
- 过江 · 245
- 最后的凶手 · 250
- 灭蚁行动 · 253
- 公开的圈套 · 258
- 聚首 · 263

第一章

神秘的紧急任务

勐水江流经江边县勐勒乡后，汹涌澎湃地跌宕着过境而去。

1

在滚浪谷一段的江面上，横跨着曼卡吊桥。吊桥宽两米多，桥长大约一百五十米，晃晃悠悠地高悬在江面上空，离水面大约有五十米，浑黄的江水在桥身中段下面哗哗地奔腾着，江水的两边是悬崖和乱石。横铺在钢索上的木板有些腐朽了，有些地方甚至还漏了洞。

岩西里着装威武，高眉骨，鹰眼睛，硬下巴，粗胡楂，长方脸，怀里抱着一束盛开的木棉花，看起来是很大的一捆，花团锦簇，像一堆烈焰在他胸怀里熊熊燃烧。他冷峻的面目，那双交融涌动着浓烈的柔情与铁血、看似有些羞赧的眼眸，通通被映红在木棉花的火焰背后。

他弯腰把木棉花束放在桥头上，立起身敬了一个标准的警礼后开始认真地说起话来：“阿波，我们本来是决定在清明节那天来看你的，但是我接到了县局办公室的电话通知，要我今天中午前必须赶到局里去，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只说了这些，没有说是什么任务，也没有说要去多长时间。所以我们今年也只得提前来看你，而且是一大早就来了。”

与他同来的是他的妻子阿香和幼女小霞，她们就在他身边，但他暂时

已经忘记了她们的存在,心思一下子走得远远的,好似一幕幕惊险场面活灵活现地从他的大脑里被放映了出来。

岩西里从往事中回到了现实中的这座吊桥上,转回身去,招呼说:“来,小霞,给舅舅磕头。”

阿香身着淡绿色薄风衣,拉着小霞站在桥头那里,她脑后盘着一个简单的发髻,脸上略有一丝麻木的忧伤,但这忧伤也快要被回忆的兴奋神色淹没了。

小霞才三岁半,长得精瘦,显得一刻也不安分的样子,爸爸把她拽过去,双手捧住她的小身子,令她笨拙而艰难地对着木棉花磕头,她挣扎得厉害,小嘴里咿哩哇啦地叫着。

阿香却紧走几步到了桥面上,一手插进风衣口袋里,一手向侧方伸出,抓住吊桥的护栏铁索,眼睛着迷地看向桥中间,思绪飞扬。

阿香插在风衣里的手不自觉地抽出来了,差点举起来,然后似乎又被别的什么回忆制止住了,复又插了回去,思绪在不自觉地切换,像着了魔一样,她忍不住想要弯腰捧膝而笑。

看着阿香那么入迷,岩西里都不忍心打扰她了,柔情地把小霞一会儿抱在怀里,一会儿托在肩上。

过了很久,岩西里才驮着女儿走向阿香,与她并肩站在吊桥上,小霞要过去爬到妈妈身上,他把她递给了阿香,阿香把她抱在怀里,他扶住了阿香,怕她禁不住吊桥的晃动。

阿香亲了亲女儿的小脸蛋说:“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十多年过去了。”

岩西里叹了一口气说:“是啊。这山里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啊,变的好像只是人,像我,感觉中有了更多沧桑,精力也大不如从前了,总是感到很疲惫,力不从心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阿香故意撇着嘴说:“得,得,你才多大点啊?按照新的年龄划分标

准,你还是青年呢!”

岩西里说:“一个人究竟要有多少精力才够用啊?你看,这么多年来,我总是让你一个人守在家里,后来有了小霞,又是你一个人带着她。真是对不起了呀!”

阿香的头靠在了岩西里的肩膀上:“你忙你的嘛,我又没有责怪过你。”

“这次又是什么任务呢?要去多长时间呢?你又要辛苦了……”

“你去就是了,不要担心我们。”

“我们早点回家吧,还泡着一盆衣服,我走之前把它洗了。”

“你去就是了,几件衣服我还洗不了吗?”

他们已经走出吊桥,来到了吉普车旁。

吉普车在沿江的陡峭高山上的窄弯道上行驶,一路向北,过一座大桥后又在江的另一边沿着陡峭高山上的窄弯道前进,两个小时后到了德科乡政府所在地,这里习惯上被称为德科。

派出所所在乡街外面公路下面的一个陡坡上,半圈带着一道铁栅栏门的不规则的小围墙连接在一座两层楼的砖瓦房和一座木板小平房的拐角上,围成了一个窄小的单位,这就是德科乡派出所的全部房产。

砖瓦房背江而建,与江面的距离不过二十米,这二十米的地带是陡峭的岩坡,站在院子里就能感到江水的咆哮声直扑而来。

岩西里直接把车开进派出所小窄院里,一家三口下了车,小霞兴奋地在前面跑,嘴里咿咿哇哇地嚷叫着,直接跑进了值班室里,去跟坐在里面值班的庄叔叔玩。

小刘正站在檐坎上,他在从身边跑过的小霞头上摸了一下,冲着岩西里和阿香说:“所长和嫂子回来啦?”

岩西里和阿香一齐回答说:“回来了。”

岩西里把车钥匙交给小刘说:“我一会儿坐客车走,车钥匙你们拿

着吧。”

岩西里转身来到平房跟前，其中的一间是他家的厨房。

阿香已经从没有上锁的屋里抬出一盆浸泡着的脏衣服了，房前就是从山上接下来的水龙头。

岩西里从阿香手里夺过盆子，蹲在那里大刀阔斧地洗起衣服来：“我说过了，让我来洗，你休息吧。”

阿香哪里肯：“你马上就要走了，休息一下吧。”说着就去推岩西里。

岩西里让了步说：“好，好，一起洗得了。”

他们很快就洗完了衣服，晾在了铁线上面，然后一前一后爬上了木板梯。

办公室楼上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板楼就是他们的客厅兼卧室，天花板上两摊很大的水渍印，雨天这里会漏雨的。

一台录音机和一台落地电扇就是他家的全部电器，没有衣柜，几件衣服挂在门背后，另有一些装在一个纸箱里，最里面靠江的墙壁边是一张大床。

一进门，阿香转身贴在了岩西里的怀里，他一把搂住她，她的双脚离开了楼板，他抱着她向大床走过去，重重地把她压在了床上，江水就在枕头下面的深渊里永不知疲倦地咆哮轰鸣着。

特殊动员

原先的局长武汉东已经调到市局当副局长去了，现任的局长是过去

分管基础工作和禁毒工作的副局长王思成,他此时正在办公室里打着一个电话,那雷厉风行的样子仿佛临战前调兵遣将的军官。

“……运输公司和各大单位都搜空了卡车还不够?那就立即请交警大队配合向周围群众征调!帐篷不够?立即带着钱去码头上把船运公司的那些废旧集装箱收购过来……对啊,这些箱子可算得上是不错的流动房间呢!还有什么问题吗?那行,去干吧!”

岩西里已经进了门,但静静地站在门口,待王思成“啪”的一声挂了话筒才趋前两步立正敬礼,喊了声:“报告!”

王思成一副忙得焦头烂额却阵脚未乱的样子冲着岩西里说:“坐嘛坐嘛!”随即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向着刚刚坐到沙发上的岩西里弹手一挥,烟掉在了岩西里的腿上,他捡起来立即还给了王思成。

王思成像是心领神会,只是把打火机抓在手里,接过这支烟衔进唇间,“嚓”地打火点燃狠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几乎把他的脸都笼罩住了。

岩西里看见茶几和办公桌上的两只巨大烟灰缸里的烟头都堆出了尖,屋里的空气污糟糟的,于是探询道:“我刚刚苦觅到一宗特大毒品过境案的蛛丝马迹,局里一个紧急电话就把我召了回来,不知道是什么事?”

王思成脸前的烟雾淡开了,岩西里看见了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和一对青肿的大眼袋。王思成就这样看着岩西里,同时又好像在努力地想着别的重大事情:“德科的情况还好吧?”

岩西里回答说:“基本上平稳……”

王思成的思维转换得太快了:“马上开饭了,快去食堂,吃完饭在大院里集合,有紧急任务……”

难怪局里门内门外地停放了那么多车辆,走来走去的人也陡增了许多,其中的大部分岩西里都不认识。

食堂里熙攘如市,都快被挤爆了。

吃过饭后,这些人都陆续来到了大院里散巴巴地站了一院子,很多人都是和岩西里一样突然接到命令后立即赶来的,所以他们在不断地跟熟人打着招呼,三三两两地碰在一起,交头接耳地讲着话。

突然,大家猛地听见局办主任郭华大声武气地吆喝起来:“同志们静一静!同志们静一静!”等嘈杂的说话声渐渐小下来,大家都看向他时,他昂首挺胸一脸威严地讲起话来:“根据局党委的议定,这次任务分头执行,一共分成五路,各路的吸毒人员及物资都已分别储放在县城及附近村子的几个围院里。下面我宣读一下各路负责人及警员、保安、协管员的名单,请各路负责人召集自己的人员列队等待领导讲话……第一路往德科方向,吸毒人员及物资储放在城郊集贸市场烂尾楼建筑工地,前往地点是贝壳山谷地,负责人是岩西里,人员如下……”

6 名单念完后,这些人就跟在几个新产生的临时负责人后面,由散乱的个体快速组成了几个集体,面向办公大楼排成了整齐的队列。这时全局领导也都自然而然地组成一个站立着的主席台,站在了这些新组织的面前。

郭主任收拳跑步至“主席台”前,立正敬礼,声如响雷:“报告!各路已组合列队完毕!请领导作指示!”

“郭华归队!”第一副局长张道平突然厉声这样来了一句,待郭主任回声“是”跑走后,他继续主持道:“时间紧迫,请王局直接布置任务!”

王思成向大家行了一个简洁的礼,开始讲起来:

“局里接到上级命令,为了确保亚南的社会治安稳定,也为了维护亚南的形象,上级领导部门要求我们必须紧急全员收戒社会面上的吸毒人员,必须立即行动!”

“这次全员收戒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风险也大!接到上级命令后,全市组织了电闪雷鸣般的突击专项行动,昨天以来收拢了两千多名吸毒人员,全部都送到我们县上来了,因为,市里考虑在我们县建设一

个戒毒大农场,供全市的吸毒人员戒毒康复之用。然而,同志们都十分清楚,眼下我们县的强制戒毒所容量仅为两百人,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吸毒人员是两千多人!下一步全员收戒就会更多!即使是人堆人也装不下呀!

“怎么办呢?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分流到各个地方去!昨天我们派了十多位同志分头下去侦察,寻找分流地点,有的地方好歹有一个集体社时留下的旧牛圈、旧打谷场,有的是废弃了的农场和林场基地。但往德科方向去的一路实在对不起你们了呀!那里暂时只找到深山峡谷中的几个岩洞……只好坚持一下喽!

“同志们呐,现在我们所要面对的都是些高危人员,麻烦多得很呐!吃喝拉撒睡,还有各种常人所没有见过的疾病,特别是毒瘾的发作,在这里放的时间一旦稍长,各种问题发作起来,我们都将难以应付。所以,今天各路人马必须尽快把人带到各自的选点上去,先安顿下来再说。”

“但是,条件无论如何艰苦,我们都要克服一切困难,不折不扣地执行好这次意义非同小可的重要任务!有没有信心?”

全场雷动:“有!!”

“好!各自出发!”

480 名吸毒人员

一辆面的把岩西里他们载到了城郊那个荒凉破败的围院里。

院中靠一边的地方是一座只砌了一层红砖的楼房,二楼林立的水泥

方柱顶上密密麻麻地支楞着锈迹斑斑的钢筋,多年的撂荒让这里的一切覆满了水锈。

院门口的破楼上站着几名哨兵,四百八十名毫无组织约束的吸毒人员被圈在院子里,他们打着十分不雅观的呵欠,眼睛里要么是暗淡无光的漠然,要么是闪烁着狡黠的欲望的光芒,有的则流露出满目的绝望和痛苦……他们几乎都是黄皮寡瘦的,一身的落魄相。

有两个瘾君子的毒瘾正在风雨大作,他们一律都是满脸的鼻涕眼泪,一个躺在地上不停地打滚,扭曲着身子,一个劲儿地喊着让他死,另一个则正在狂暴地抽着风,以额跼地,在地上狂拱乱蹿,嘴里像杀猪一样痛苦地哭叫着。但是,看样子此时谁也帮不上他们一丝一毫的忙。

8 两个医护人员正在给几个裹在被子里躺在地上哼唧着的人打针发药。看得出来,他们刚刚经过了一番急风骤雨的疯狂折腾,现在虽然平息下来了,但又处在了有理智的痛苦折磨当中,此时他们都感到冰霜浸骨,不光是冷的问题了,而是刺冷得肉断骨折,有一个缩在被子里不停地抖磕着喊叫:“冷啊冷啊冷死了……”

一大串大巴、中巴和大卡车停放在院子里和院外的路边上,一副整装待发的架势,其中有几十辆卡车上高耸入云地装载着乌七八糟临时凑数的野营所需的各种物资,最打眼的是那几辆装载着废旧集装箱的卡车,集装箱里还装满了被褥一类的东西。

这种情形像极了仓皇的急行军。

站在岩西里面前的是像他本人一样突然接到命令后立即从全县各地临时抽调而赶来的五名民警、十名保安和二十名协管员,他的副手是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的教导员王守华。

事件完全是突发的,而这些“兵马”则更是现炒现卖的乌合之众,因此,岩西里的心绪就跟眼前的现场情景一样混乱嘈杂,而且天空好像也要下起雨来了。

岩西里心里明白，一切都来不及细作思量了，要是再耽搁下去，毒瘾发作的人将会越来越多，让他上不了路。于是他又把工作人员名单举在眼前看，他在车上的时候就把它看了好几遍，那些人他以前大多数都不认识，但现在对他们的来源和职务大体有了个了解。其实，现在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他又把那名单放下了，对他的这些临时部下讲起话来：

“太突然了，我们只能骑驴读唱本，边走边看了，先把人安全弄到贝壳山谷地再说。有十辆拉人的大车，我们按车分队，有四百八十人，每个队四十八人，每个民警带一个保安和两个协管员负责两辆车，也就是两个队，参加护送的武警和民警由各队负责安插乘车。千万不能出现有人跳车的事，出现什么紧急事情立即与我联系。”

然后他转向王守华说：“马上出发，越快越好，到了目的地我们还要安营扎寨呢，事情多得没法说。现在请王教导员点名组队。”

不一会儿，管理人员的队组好了。开始组吸毒人员的队了，由王守华念名字，每念完四十八人就由各队负责人领走一次，直接领到车上去。用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把人分完安排到车上。

毒瘾发作

浩浩荡荡的杂牌子车队开出了城区，像一条怪蛇一样蜿蜒地爬行在亚热带柔软的丛林之中。

岩西里这一路压阵的局领导是王思成，他把参加护送的警车隔两辆

大车夹进一辆,把最好的那辆车也就是他自己的坐骑沙漠狼当成了指挥车和医务车,他本人和两名医护人员都坐在这车上,哪里出现病重人员就把这车开到哪里去。

正走着,一辆大巴车中突然闹腾了起来,有一个人狂躁不安地用双拳捶打着前排坐椅的靠背,嘴里没命似地大喊大叫着:“停车停车呀!我要下车!啊!妈呀……”

字词间夹杂着大量的痛苦不堪的“嗷嗷”的惨叫,车没能及时停下,他就急得用头去撞玻璃窗,嚷着要跳车,被协管员一把揪住了:“你不要命了!”

那人说:“我是不要命了呀!不停车就快让我死了算了吧!”

车子停下了,沙漠狼转眼间已经来到这辆大巴跟前,两辆车同时打开了门,那人突然向车下飞跃而去,把一个医务人员都撞倒了,他双手捂着肚子,弓着腰跳到了路沿下方浅浅的灌木丛中。

车上的民警、保安和协管员紧追着他不放,把灌木林撞得一阵乱响。哪想那人很快就一把扯下裤子蹲了下去,追在前面的协管员跑的速度太快,一时刹不住,险些踩在了他的身上。这时大家听见了一阵打机枪连发似的爆响,随之弥漫起熏天的奇臭,那人嘴里同时发出了得救和解脱般畅意的哼叫声。

那人安慰追兵们说:“你们不要怕,我不跑,我是闹肚子闹得太凶了……如果有一点‘粉’吸的话……就不会有一点问题……没有‘粉’,什么问题都又出来了……”

“混账东西!”

追的人骂骂咧咧地退回到了路沿上,但还是不眨眼地盯住那人。其实,路上和近处车里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他的那个不要命也不要脸的样子,但他哪里顾得了呀,蹲在那里就是半天不起来。

后来有一辆卡车上有人狂吐不止,好像非要把肚肠都吐出来不可一